

陳耀宗

循環循環循環循環循環

過來，悠閒愉快地歌唱。

老人收拾了行囊，少年送他到門邊。

老人回頭對少年說：

「年輕人，很感謝你讓我進入你的門扉，免於在寂寞的黑夜裏露宿。現在是離別的時候了，不要設法擋住我的路，我不能如你所願留在這裏，你的求知慾望使我憶起年輕時的志願，可惜我無法傳授你任何東西。不過，在出發前有一件禮物要送你。」

他從背袋中拿出一個古舊的木盒，六個面都刻滿字。

「我年輕的時候，一位慈祥的老人給我這個盒子，要我用心體會刻在上面的文字，但不要打開它。我一生四處旅行，有無數的閱歷，因此這些文字的意思我已能全部瞭解了。至於盒子裏裝什麼東西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現在我把它轉送給你，希望你用心體會上面的學問。不過，我也希望你不要打開它。」

少年恭謹地接過盒子，目送老人遠去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 ×××

少年閉門用功，日以繼夜研究盒子上的學問。那些文字雖然不多，但是道理却很深奧。少年拿各種書籍參考，幾個月過去了，仍然只瞭解一小部分。於是他告訴自己：「人生的學問沒有書籍可參考，老人窮畢生的閱歷才瞭解，我怎麼可能在幾個月之內弄懂？」當他這麼想時，用功的心情立刻鬆懈下來，同時，對盒子裏的東河却產生了好奇心。

起初，他努力克制自己，不要打開盒子，可是神秘的誘惑力像緊抓著泥土不放的樹根，牢牢地印住他的心。終於，毅力向好奇心屈服了，有一天，他緊張而小心地把它打開。

當他的目光迫不及待地向盒內探望時，却大大地吃了一驚，接著便被困惑與氣餒包圍了：盒子空無一物！

××× ××× ××× ×××

他認為盒子裏原來一定有東西，只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丟了。好奇心又在他心裏蠢動，他渴望知道那東西是什麼。年少的荒謬使他立下一個志願：無論多少困難，他要把那件東西尋回。

可是，立刻就遇到難題了，他不知道盒裏原來是裝什麼。在茫茫的世界裏，要追尋一個連自己也不清楚的目標，必須付出多少代價呀。原始的使命感使少年認為，這是老人無意間交給他的任務，憑自己的年輕與活力，有什麼事情不能做到？

他直覺地認為：盒子裝的不可能是金銀財寶，那些俗物與這個盒子實在不相稱。如果真的是金銀財寶之類的東西，他也不想去尋覓了。

他認為那件東西可能是一件很感人的藝術品，或者是一冊很寶貴的書籍。於是他閱覽

群書，拜訪學者，設法尋訪有關盒子的資料。學者們都不知道有一個刻滿字的盒子，但都很讚賞少年的學識與風範。他拜訪遠近每一個古董家，問他們是否聽過這盒子的傳說，知不知道它原來裝什麼？古董家們看過裝金蘋果或其他東西的寶盒，就是沒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刻滿字的古怪盒子。但是大家都很樂意把自己的收藏讓少年欣賞。

由於他的努力不懈，幾年之後，就成為一個遠近聞名的年輕學者與鑑賞家。但他始終沒有尋到他想要的東西，盒面上的道理也只會一面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有一天，他又對著盒子出神，老人的笑容再度在腦海浮現。那潔白的鬍鬚、樸素的衣服、簡單的行囊、旅行者自由自在的神情，把他帶進一個嶄新的世界。他發現，自己所為別人盛讚樂道的知識學問，不知旅行者的行囊充實。

那天晚上他一直沒睡好，彷彿有件事情等待他去做，却又想不起是什麼。整夜的煩躁不安，迫使他提早起床，坐在窗前等待天亮。

他努力思索煩躁不安的原因，但是都沒結果。

漸漸地，東方開始變白，窗外的景色也鮮明起來。

一隻小鳥飛到他的窗前，清脆地叫了一聲，又飛得無影無蹤。他突然得到啓示，做了重大的決定：不要名譽，不要當學者，不要當鑑賞家。他要出外旅行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可愛的陽光，在大地灑遍新生的喜悅。年輕人換上一身樸素的衣服，提著簡單的行李——裏面裝著衣服和盒子，出門旅行去了。

他走過許多鄉村，許多城市，有的地方停一兩天就走了，有的地方却住上好幾個月。招待他的人有富翁、學者、商人、農夫。甚至有時他和乞丐一起過夜。他發現了厭惡當學者或鑑賞家的原因：人不可能只與書籍或藝術品生活在一起，人喜歡和人在一起是出於天性，書籍或藝術都是次要的。費心去研究或塑造一個不存在的英雄角色，不如親身進入生活中扮演來得實際。他瞭解老人為什麼喜歡旅行了，盒子上的道理他也瞭解了兩面。

他去過的地方，偶而有人認識那個盒子，因為以前老人來過。但是沒人知道它原來裝什麼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在一個夏天早上，他走到一條小溪旁，看見一個少女在溪邊汲水，便停下來要向她問路。

當他的視線與少女的眸光接觸時，就取消了問路的念頭，却對她說：

「我是一個旅人，天還亮就開始趕路，現在雖然是早晨，却已感到飢餓勞累。把水瓢借給我吧！讓我掬飲這澄澈可愛的溪水。然後，請告訴我，那裏可以取得食物？」

少女把他帶回家去，給他豐盛的食物。

他用過餐後，從背袋中取出木盒擺在少女面前。少女看了很是驚奇，說道：

「這個盒子我聽父親說過，他原來是屬於我的祖父。他出外多年，至今音訊全無。想來你必定遇見過他。請告訴我他老人家如今在那裏？盒子又怎會在你手中？」

他把事情簡略說過，少女聽了，出門叫回在田間工作的父親。這父女看到舊物如看到了親人，又傷心又高興，希望年輕人能留下來住一些日子。他望了望少女，很樂意地答應了。

全村都知道來了一個年輕的旅行人，大家都來和他談天，要求他講述因盒子而起的旅行故事。他不很英俊，但有廣博的見聞和充滿熱情的心。尤其他那經歷波折後略顯不在乎的神態，更吸引了村中許多少女。只有老人美麗的孫女對他似乎比較矜持。

她的臉上看起來總是有一絲淡淡的微笑，從容優雅地處理家事。很少說話，但每一句話都深深印在旅人心中，足夠讓他回味許多。她不會像其他少女一樣，要求年輕人講旅行的故事，可是每天晚餐後，父親和他閒聊時，她總是在旁邊仔細地聽。

漸漸地，少女不再拒絕晚餐後和他一塊散步。他們沿著溪邊走到一棵大榆樹下，坐在那兒談天，那頭髮有點斑白的父親並不阻止他們在一起，村裏也沒人說閒話，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是全村最美麗善良的女孩，一個是全村人最喜歡的年輕人。

這段期間，年輕人又瞭解了一面文字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少女雖然肯和他出去散步，但當他表示進一步的親暱時，却屢遭拒絕。

一個清涼的夜晚，他們又來到榆樹下，月光柔柔地撫弄溪水，撥出一條條銀色的波紋。房子在幾百公尺外從窗口射出微光，照向黑暗。微風輕輕吹來，帶著一陣陣草兒的香味。年輕人款款訴說著對她的傾慕，她低頭不語。

他緩緩張開手臂，擁抱她，親吻她。這個突如其來的動作使少女全身顫抖，奮力掙開，揮出一個巴掌，然後轉身飛奔到屋裏，躲進自己的房間。

他撫著發熱的臉頰，慢慢走回院子，在木椅上坐下

，直到深夜。

第二天，他又提著簡單的行囊，準備出門。少女沒出去送他。她父親不知道年輕人為何突然想走，無論如何也挽回他堅決的去意。

過了一年，旅行人終於回來了，他去叩少女家的門。開門的主人如今既憔悴又衰老，眼中似乎含有說不盡的辛酸。他問少女在那裏，主人悽惻地帶他到榆樹下，在那兒他看到一個新墳。可憐的父親：

「你離去後的第三天，村人就幫我在這裏爲他建墳墓，祈禱她永遠安眠。」

旅行人一句話也說不出，頹然在墳旁坐下，低頭沈思。等他再抬頭時，已沒看到帶他來的人了。他枯木般坐著，細細回憶過去。過度的哀傷使心靈空虛，便想找一件事情來做，設法讓自己忘掉一切。他拿起木盒子。到這時他已看懂第四面。

黃昏來了，他離開少女的墳墓，繼續旅行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時間奪去了他的青春，在他臉上刻出條紋，把他的鬚髮染成白色。

他仍然四處旅行，像夏天的漂鳥一樣，來了又去了。他不期盼一個固定的家，不重視金錢財富、名譽地位。曾追求過愛情，不過那是年輕時的事了。

他來去如浮雲。但誰能確定浮雲是毫無牽累的呢？

跟著他流浪的木盒子，依然保持原來的模樣，上面的文字他也幾乎全部瞭解了。

但盒內的東西 他一生所追尋的，
仍是一個謎。

跟著他流浪的木盒子，依然保持原來的模樣，上面的文字他也幾乎全部瞭解了。但盒內的東西——他一生所追尋的，仍是一個謎。

有一天，他又來到少女的村莊。那棟房屋不見了，村子的景貌變了，村裏也沒人認得他。彷彿，這裏的一切都與他的聲音容貌同時衰老了。

他到榆樹下，獨坐沈思。突然間，他領悟了盒子上的最後一句話：

「本來無一物」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一位少年從溪邊的小路走來，到大榆樹下時，看到一個鬚髮銀白的老人，獨坐在古墓旁邊。他從未見過這個老人，便好奇地過來和他打招呼，跟他聊天，少年非常驚訝這個老人竟認識他已死的祖父，便請他到家裏去。

少年發現這個老人很令人敬愛，不但慈祥 and 藹，而且見廣識博，便要邀請他住下來，但老人說他喜歡四處流浪。

第二天早上，少年送他出門。臨行時，老人給他一個刻滿字的盒子，要他用心體會那些學問，但是別打開它。

老人走了，從此再也沒人看到他……

